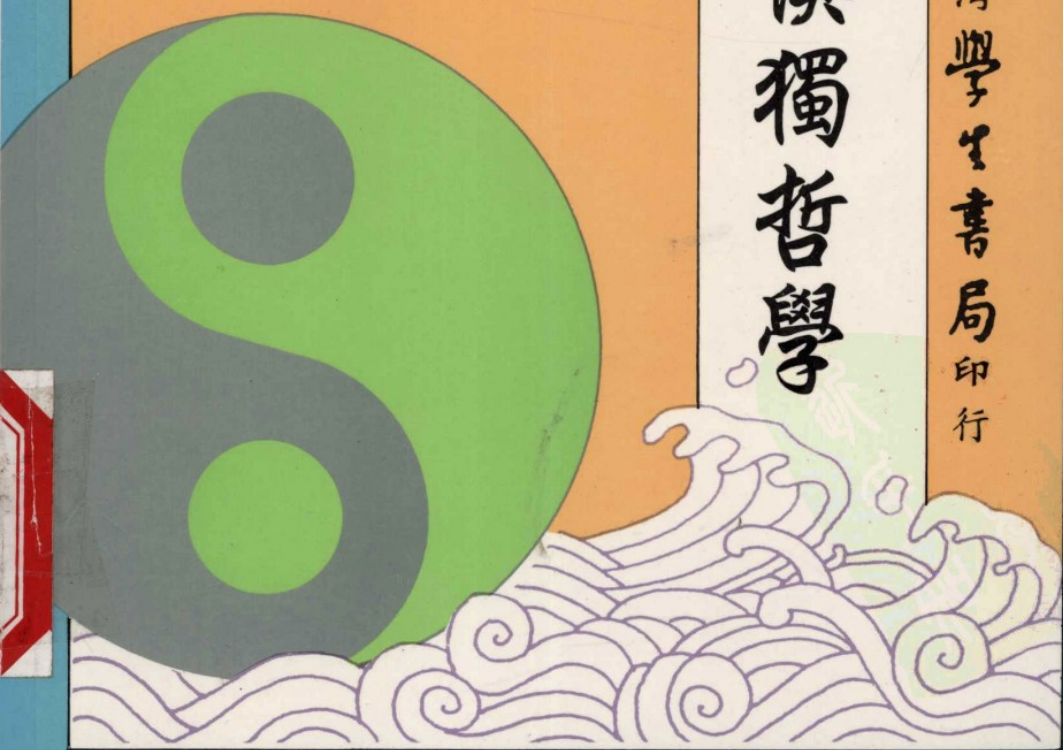


黃敏浩 著

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

劉宗周及其慎獨哲學

中國哲學叢刊



黃敏浩 著

劉宗周及其慎獨哲學

臺灣學
生書局
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劉宗周及其慎獨哲學

黃敏浩著.— 初版.— 臺北市：臺灣學生，
2001 [民 90]
面：公分
ISBN 957-15-1055-6 (精裝)
ISBN 957-15-1056-4 (平裝)

1. (明)劉宗周一學術思想—哲學

126.94

90001786

劉宗周及其慎獨哲學(全一冊)

著 者：黃 敏 浩
出 版 者：臺 灣 學 生 書 局
發 行 人：孫 善 治
發 行 所：臺 灣 學 生 書 局

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郵政劃撥帳號：00024668
電話：(02)23634156
傳真：(02)23636334

本書局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

印刷所：宏輝彩色印刷公司
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
電話：(02)22268853

精裝新臺幣三四〇元
定價：平裝新臺幣二七〇元

西 元 二 〇 〇 一 年 二 月 初 版

12608

有著作權·侵害必究
ISBN 957-15-1055-6 (精裝)
ISBN 957-15-1056-4 (平裝)

自序

隨著宋明儒學研究的發展，劉宗周（一五七八～一六四五）的地位已漸為學界所重視。儘管他的影響未必及得上其他儒者如朱子（一一三〇～一二〇〇）及王陽明（一四七二～一五二九），其哲學的深度及原創性卻不遑多讓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單就這一點言，他的哲學思想便值得我們作深入的研究。

本書以宗周的哲學為對象，旨在抉發其慎獨的宗旨。誠如黃宗羲（一六一〇～一六九五）所說：

大凡學有宗旨，是其人之得力處，亦是學者之入門處。天下之義理無窮，苟非定以一二字，如何約之？使其在我。故講學而無宗旨，即有嘉言，是無頭緒之亂絲也。^①

古人的思想散見於著述，但非無統緒。宗周哲學的統緒在慎獨，學者多能言之。然慎獨之為宗旨，其意義究為何？其獨特處在何？此不得不予以抉發。本書以宗周哲學的重要觀念為主導，不嫌多所徵引，深入討論，但千言萬語，皆旨在突顯慎獨之所以為宗旨的義理安在。此處一明，則宗周思想各部皆得到貫連，其思想表面的矛盾亦可從

^① 黃宗羲：《明儒學案》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一九七三），〈凡例〉，頁一。

更高的層次得到消融，於是其思想系統的獨特處亦昭然若揭了。

有關本書的組織及內容，第一章述宗周的生平、道德修養及思想發展，以此作為了解宗周哲學的背景。第二章探討慎獨哲學的內容，所牽涉的主要觀念包括主靜立人極、中和、理氣及心性，層層深入，最後指出心宗、性宗的架構實為慎獨哲學的核心意義。第三章處理宗周的誠意說，把宗周置於王學末流的背景之下，看他如何把王學的流弊推源至陽明本身，批評其良知及四句教，再轉而提出自己的四句及誠意說，透過比較的方法突顯誠意說的含義。第四章述宗周的代表作〈人譜〉的特色，以表現慎獨哲學的精神及實踐方法。第五章以宗周的哲學系統與朱子、陽明及胡五峰的系統作具體的比較，藉以彰顯宗周系統的殊特，並嘗試給予宗周哲學一個定位。書後有宗周的〈人譜〉全文，是為補充第四章，方便讀者了解〈人譜〉的結構而附上的。最後是〈劉宗周研究資料目錄〉，為有興趣的讀者提供進一步的參考。

本書的初稿，是筆者數年前在秦家懿教授指導之下的英文博士論文。這幾年來，又有一些研究宗周哲學的論著陸續出現，其中更有專書，可謂詳備。但筆者認為自己的主要論點，仍具有參考價值，加上這幾年來隨時留意，對宗周又有進一層的理解。是以不揣譾陋，把初稿修改、補充，遂成此書。從撰寫到出版，實得到許多師友直接與間接的幫助與支持。為免掛一漏萬，此處不一一致謝。他們的情意，筆者將銘記於心。是為序。

二〇〇一年一月於九龍

劉宗周及其慎獨哲學

目 錄

自 序	-----	I
第一章 劉宗周的生平、修養及其思想發展	-----	1
一、宗周的生平	-----	1
二、宗周的道德修養	-----	8
三、宗周的思想發展	-----	23
第二章 慎獨哲學的內容	-----	29
一、慎獨	-----	30
二、主靜立人極	-----	34
三、未發之中與已發之和	-----	50
四、理與氣	-----	66
五、心與性	-----	83
第三章 慎獨哲學的完成——誠意說的確立	-----	99
一、誠意說確立的背景	-----	99
二、宗周對陽明學說的批評	-----	111
三、宗周的誠意說	-----	153

第四章 慎獨哲學的實踐——〈人譜〉的分析	173
一、〈人譜〉的結構	173
二、〈人譜〉的特色	176
第五章 慎獨哲學的衡定	211
一、宗周哲學的總述及其意涵	211
二、宗周對朱子的批評	220
三、宗周批評陽明的檢討	225
四、宗周與胡五峰的同異	240
五、結 論	248
附錄一 劉宗周〈人譜〉	253
附錄二 〈劉宗周研究資料目錄〉	269

第一章 劉宗周的生平、修養及其思想發展

一、宗周的生平^①

劉宗周，字起東，號念臺、蕺山，^②浙江山陰（今浙江紹興）人。生於明神宗萬曆六年（一五七八），卒於明福王弘光元年（清順治二年，一六四五），享年六十八歲。

① 本節概述宗周生平的文字主要根據劉灼的〈年譜〉及姚名達的《劉宗周年譜》（以下簡稱《姚譜》）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三四），不煩一一註明。〈年譜〉收入《劉子全書》（一八二二年刻本），卷四十。另有黃宗羲〈行狀〉，收入同書卷三十九；劉士林〈行實〉，收入《劉子全書遺編》（一八五〇年刻本），卷二十四。《劉子全書》及《劉子全書遺編》有合刊本，稱《劉子全書及遺編》，由京都中文出版社出版，共二冊。本書引述宗周著作，即據此本。另有戴璉璋、吳光主編：《劉宗周全集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，一九九七），共五冊，是迄今最全備的新式標點本，可參閱。此外，有關宗周生平的其他資料，可參考書後的目錄。

② 宗周本名憲章，宗周乃其字。十八歲應童子試時，納卷者誤以字為名，遂易名宗周，而另以起東為字。宗周乃遺腹子，為念父親秦臺公之不及見，別號念臺。又曾遷居及講學蕺山，故又號蕺山。宗周還有其他別號，如秦望望中山人、還山主人、讀易小子、山陰廢士，晚年更號克念子。

宗周乃遺腹子，家貧，隨母依外祖父章穎（南洲），章穎設教四方，性剛毅，善啓發，晚膳時每談古人忠孝節義不倦，宗周竊慕之，以是少成而莊，恥爲干祿之學。^③母章氏，槁形容，絕言笑，刻苦自勵，於宗周言動不少假借，有過輒責之。宗周爲大儒，皆章氏危苦所成。

宗周十九歲娶妻章氏，有賢德，刻苦持家，五十九歲卒。宗周哭之曰：「失吾良友！」題其旌曰「孝莊」。

宗周於二十四歲成進士，其母於是年卒。萬曆三十一年，宗周二十六歲，拜許孚遠（敬菴，一五三五～一六〇四）爲師。孚遠告以存天理，遏人欲，宗周自此勵志聖賢之學。越二年，其外祖父及祖父相繼去世。

宗周居家凡七年，至萬曆四十年，三十五歲，始至京師受行人司行人舊職，途中過無錫，謁大儒高攀龍（景逸，一五六二～一六二六），相與講正，自此益反躬近裏，從事治心之功。越一年，上疏言國本，又言東林多君子，不宜彈射。

天啓元年，宗周四十四歲，時在京爲禮部儀制司添註主事，參劾宦官魏忠賢及保姆客氏。時上書者多只言客氏，至糾劾魏忠賢，實自宗周始。魏忠賢恨甚，傳旨廷杖六十，幸賴首揆葉向高力救得免，改罰俸半年。然宗周不爲所動，續上疏議論國事，直聲震中外。未幾，陞光祿寺添註寺丞，尋陞尙寶司少卿、太僕寺添註少卿。宗周以一歲三遷，義難拜命，又見婦寺專權日甚，士大夫急於競進，

^③ 宗周少時亦曾受教於塾師趙某、季叔劉瓚、族舅章某及魯念彬。見《劉子全書》，卷四十，〈年譜上〉，頁三下及五上。

時事實不可爲。於是疏辭不允，告病回籍。朝廷又陞爲通政司右通政，又固辭。旋即奉聖旨藐視朝廷，矯情厭世，著革職爲民，時爲天啓五年，宗周四十八歲。

宗周見鉤黨之禍，蔓延天下，遂回鄉講學葺山，以期挽世道人心於一線，由是有慎獨之說出。同年，東林學者楊漈、左光斗、袁化中、魏大中、周朝瑞及顧大章等，先後爲魏忠賢掠殺於鎮撫司獄中，並詔毀天下東林講學書院。是時緹騎遍天下，宗周爲勢所迫，於是冬輟講。明年，曾受宗周薦舉之惠世揚被逮。宗周自忖不免，乃託子洵於門人陳堯年，而仍讀書韓山草堂以待命，幸賴同鄉御史王葉浩力救得解。其時，高攀龍自沉水死，黃遵素則遇害獄中。

及後魏忠賢死，黨禍解除。崇禎元年，宗周五十一歲，陞爲順天府府尹。翌年，滿洲兵自大安口入塞，京師戒嚴。四方男婦逃命入都者不可勝數，煤米之價驟漲，禁弗能止。而營軍素稱疲困，騷命登陴，怨謗沸騰。宗周上疏建議暫撤煤米諸稅，使商賈鱗集，物價自平。發內帑一二萬金，一給地方各坊鋪，煮粥以惠熒民，一以賞京營守陴者，一以賞出援營兵之家屬，使無內顧憂。更發太倉米數千石，預給軍士月糧。所奏諸款俱次第施行。宗周又數會諸生於學宮，激勵士氣，俾以鄉保之任。又立保甲法，使民守法，互相保聚。又大會薦紳，倡義捐輸，得錢以資粥廠之匱乏。

未幾，滿洲兵薄德勝門，京師震恐。皇帝即不視朝，有離京暫避之意。宗周曰：「乘輿一動，宗社大事去矣！」遂躬詣午門，伏闕匍匐，終日不起，至薄暮，傳旨報聞，始退。宗周爲激發士氣，集京兆官屬縣長吏暨鄉大夫文學士及諸父老子弟於城隍廟，設于謙

神位，作文以祭。^④辭氣蹈厲，涕泗俱下，一眾皆感奮。宗周在圍城中，一以忠貞蹇諤之風，感動上下，地方賴以無恐。

宗師既解嚴，宗周復留心民隱。於是勸農桑、廣積儲、立社學、行飲射，務使百姓敦本趨化，還於淳篤。又因比閭族黨而寄厲兵講武之法。選其技能者，以時訓練之，聯以什伍，行以賞罰。

宗周守京兆，本欲久任，處事風裁孤峻，搢紳奄人皆憚其清剛，莫敢干以私。在其治下，威惠漸周，人人自愛而恥犯法，雖有兵革之亂而可無懼。然終以秉正嫉邪，好切劘君相，得罪權臣周延儒、溫體仁等，遂使諸所建白，多扞格不行，乃連疏移疾，得請回籍。時為崇禎三年，宗周五十三歲，距實任順天府府尹一職，不過一年。

此後五年間，宗周在家，大抵從事講學。崇禎四年，宗周五十四歲，與陶奭齡立證人社，會講於石簣書院。未幾，宗周與陶奭齡持論不同，部分學生遂奉奭齡為師模，別會白馬巖居。宗周間嘗過從，彼此仍相互尊重。宗周部份重要著作，亦成於此時。

崇禎八年，宗周五十八歲，受詔赴京。明年初，謁帝於文華殿。帝不憚其言，只陞工部左侍郎。時皇帝篤信溫體仁，益用峻法繩臣下，亂政錯出，而溫體仁修黨人之隙，排斥異己。宗周在職數月，遂告病歸。歸途復上疏極言賢奸顛倒，任用匪人之禍，更云「八年之間，誰秉國成，而至於此，臣不能為首輔溫體仁解」。疏入，降旨革職為民。宗周在京數月間，以《大學》誠意、《中庸》已發未發之說示學者，其中誠意一說，實標誌宗周思想之成熟。

④ 于謙（一三九八～一四五七）乃英宗時之兵部尚書。時也先入寇，謙力阻南遷之議，因而有功。詳見《明史》卷一七〇。

宗周自此講學著述，無意仕進。崇禎十四年，宗周六十四歲，時吏部左侍郎出缺，帝終不忘宗周，謂「如劉宗周清正敢言，廷臣莫能及」，擢用之。翌年，陞左都御史。宗周於是年始抵京履任，即上疏條列風紀之要，請嚴考選，又請旨嚴飭禁諭及申明巡城職掌。清兵迫近，京師戒嚴，宗周上疏條奏備邊大略，以安心爲本計。召對中，勸皇上不宜干預部院權責。又上疏條陳鄉保事宜、糾劾餽遺之官員、申飭憲綱。一日，召對於中左門，帝欲處死言官姜采及熊開元，宗周力保，帝大怒，降旨革職。如是，掌憲不過六十八日，正色諤立，諸御史凜凜敬憚。宗周本欲藉此整頓吏治民生，嘗曰：「使吾在事三年，而中外不肅清，請治溺職之罪。」及被放，深以不得行其志爲憾。

崇禎十六年，宗周六十六歲，還家，復從事講學著述。明年，李自成陷北京，皇帝自縊。福王監國南京，詔起復宗周原官。宗周至南京，爲馬士英等所沮，未能取信於福王。未幾，阮大鍼拜兵部右侍郎。宗周上疏力阻，謂「大鍼進退，關江左興衰」。福王不納，宗周遂決意辭官。宗周在臺僅二十四日，凡治平大經，修省至計，無不盡言。宗周通籍四十五年，在仕服六年有半，實立朝者四年，凡革職爲民者三。

宗周自下野後，杜門不出，蔬食不茹葷。弘光元年，宗周六十八歲，清兵陷南京，福王逃至太平，被虜遇害。潞王監國於杭州，未幾杭州失守，潞王降清。宗周聞變，慟哭曰：「此予正命時也！」遂絕食二十日而死。臨死前一日，捉筆書「魯」字，仍念念不忘魯王監國事。明魯王諡曰忠端，唐王諡曰忠正。清乾隆諡曰忠介。清道光二年，從祀於孔廟。

以上是宗周生平的概述。他忠於朝廷、品行端正、性情狷介，均可從他一生的言行得到證明。宗周的道德操守，有目共睹。然而，從他的生平，我們更可看到他絕不是「才譎不足而道學有餘」，^⑤或「無事袖手談心性，臨危一死報君王」^⑥的儒者。宗周通籍四十五年，實際立朝僅四年，因此不可謂他在政治上有何舉足輕重的影響。可是，我們不可忽略他在政治方面的才幹。這可從他在順天府尹的一年任內，如何有效地面對京師戒嚴時期出現的問題看出來。前面已提到，宗周為左都御史，曾有「使吾在事三年，而中外不肅清，請治溺職之罪」之語。^⑦若非在職僅六十八日，宗周在整頓吏治方面，可能有更大的貢獻。《明史》謂宗周言論能「深中時弊」。^⑧然而，宗周之言每被認為迂闊，不獲朝廷重視。^⑨朝廷中固有奸臣，但主要問題恐怕還是來自掌握最高權力的皇帝。如崇禎便是一位頑固而好猜忌的君主。他常懷疑群臣結黨，只相信外表孤立而誠懇的大臣。明顯地，他不能同情宗周對時局的見解，是以當溫體仁唆使人上疏謂宗周「才譎不足而道學有餘」時，崇禎竟信其言。^⑩如果熟悉宗周的作為，當不至以此為的論。宗周的言論未必都對，如反

^⑤ 這是許瑚對宗周刻意的貶抑。見《劉子全書》卷四十，〈年譜上〉，頁五十六下。

^⑥ 這是顏元（習齋，一六三五～一七〇四）對宋元以來儒者的批評。見所著《存學編》卷一。

^⑦ 《劉子全書》，卷四十，〈年譜下〉，頁二十上至下。

^⑧ 《明史》，卷二五五，末段。

^⑨ 如《劉子全書》，卷十五，〈面恩陳謝預矢責難之義以致君堯舜疏〉，頁七下。

^⑩ 見註^⑤。

對用火器之見，^⑪誠為保守。但細看他對時局的討論，當中實有可取之處。如是，宗周既有操守，又有才望。但在宗周看來，天下真才望皆出於天下真操守，操守實乃濟事之本。^⑫換言之，真正的才幹是來自堅毅的道德操守，也就是道德實踐與修養。道德修養不但是濟事之本、才幹之本，更是做人之本。

宗周的一生正是以道德為本的生命寫照。他年少時家境貧困，卻沒有使他走上干祿之途。即使當了高官，他的物質生活也只是平庸。在他生活最貧困時，仍然樂於助人。^⑬遇有水災旱災，必定參與賑濟。^⑭宗周亦非好名。他第一次革職為民，是因為他固辭不受官職。當然，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他不願在當時動盪的政治環境中冒生命的危險。他曾在工部左侍郎任內給兒子的信中說「勉強拜命，真如牽羊入屠肆」。^⑮然而，我們不要忘記，在宗周立朝期間，他的確是冒著生命的危險糾劾當權者，如宦官魏忠賢、首輔溫體仁，甚至面對著皇帝犯顏直諫。當魏忠賢逮殺異己之時，宗周靜處於韓山草堂以待死。宗周後面兩次革職為民，也是不惜得罪溫體仁及崇禎皇帝的結果。在宗周大起大落的仕途生涯中，他似乎從未在意過自己的升沉。他未能施展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負，主要是因為崇禎的

^⑪ 《劉子全書》，卷四十，〈年譜下〉，頁十七上至下。

^⑫ 同上，卷十七，〈召對紀事〉，頁七十七下。

^⑬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，宗周嘗貸米於大善寺二十載，「然故舊窮嫗就食者嘗滿座，先生朝夕蔬糲，悉與共之，絕無難色」。見《劉子全書》，卷四十，〈年譜錄遺〉，頁二上。

^⑭ 見《劉子全書》，卷四十，〈年譜上〉，頁五十一上；頁六十二下至六十三下；〈年譜下〉，頁八上至下。

^⑮ 《劉子全書》，卷五，〈書下〉，〈與子洵八〉，頁十八上。

關係。但京師破，崇禎自縊，宗周慟哭不已，可見他心中無一絲怨恨。我們可以看到，宗周一生的言行、升沉、得失，都是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」。¹⁶他只是依道德本心、理性而行，從沒有為自身利益而作功利的計較。他的絕食殉國，很有力地證明這一點。正如他自己說：「君臣之義，本以情決，舍情而言義，非義也。父子之親，固不可解於心，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，故曰：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今謂可以不死而死，可以有待而死而蚤死，頗傷於近名，則隨地出脫，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。」又說：「子職未伸，君恩未報；當死而死，死有餘悼。」¹⁷所謂「當死而死」，很可道出宗周當時的心境。時明室大勢已去，復興無望，作為明臣，宗周認為應該做的，只有如此。透過他的死，他把自己的生命與國家民族連在一起，也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連在一起。他的身體雖死，卻道德地成全了自己的生命。是故不可謂他愚忠。事實上，他是透過行動來表現他一生所信守，也同時表現了道德生命的強度與深度。他的確是一位具有強烈道德意識的儒者。

二、宗周的道德修養

1. 宗周與師友的交往

就如其他宋明儒者一樣，宗周並非獨學而無友。他與師友的交

¹⁶ 見《論語》，〈里仁〉。

¹⁷ 《劉子全書》，卷四十，〈年譜〉，頁四十五下至四十六上，四十六下。

往多少影響著他的哲學思想與道德修養。以下即舉出一些與宗周較有關係的人物，並述其與宗周的交往，由此可以了解宗周哲學與修養的背景。

首先對宗周有重要影響的，當推其外祖父章穎。章穎在當時是有名的塾師，設教四方，弟子登第者數十人，當中更有周應中（寧字，一五四〇～一六三〇）及陶望齡（石簣，一五六二～一六〇九）。宗周十歲始隨外祖父讀書。章穎精於易學，性剛毅，善啓發，每談古人忠孝節義不倦，宗周受其熏陶，自幼即恥爲干祿之學。毫無疑問，宗周走上成聖之路，最初是受到章穎的啓發。

宗周另一位重要的老師是許孚遠。宗周拜他爲師，是在萬曆三十一年，宗周二十六歲的時候。孚遠告以存天理，遏人欲。又以敬身之孝勉勵宗周，「使念念不忘母氏艱苦，謹身節欲，一切世味不入於心，即胸次洒落光明，古人德業不難成。傳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，乃劉子所以報母氏於無窮也。」¹⁸

宗周終身守師說不敢失，「自此勵此聖賢之學，謂入道莫如敬，從整齊嚴肅入」。¹⁹於此可見孚遠對他的影響。孚遠與周汝登（海門，一五四七～一六二九）早年曾於南都有「九諦」「九解」之辨，²⁰宗周贊同師說。又曾評價其師，謂：

余嘗親受業許師，見師端凝敦大，言動兢兢，儼然儒矩。其密繕身心，纖悉不肯放過。於天理人欲之辨，三致意焉。嘗

¹⁸ 同上，〈年譜上〉，頁九下。

¹⁹ 同上。

²⁰ 見《明儒學案》，卷三十六，頁三七四至三七八。亦見下第三章第一節。

深夜與門人弟子輩宵然靜坐，輒追數平生酒色財氣，分數消長以自證。其所學篤實如此。²¹

宗周甚尊敬許師，強調他對「天理人欲之辨，三致意焉」。這也是孚遠傳給宗周的教法。然而，宗周沒有評論孚遠的思想。孚遠卒於萬曆三十二年，也就是宗周執贄為弟子後一年。

據〈年譜〉，宗周「生平為道交者，惟周寧宇、高景逸、丁長孺（元薦，一五六三～一六二八）、劉靜之（永澄，一五七六～一六一二）、魏廓園（一六二五卒）五人」。周應中乃章穎的學生，而高、丁、劉、魏都是東林的人物。五人之中，「景逸泊靜之尤以德業資麗澤，稱最摯云」。²²宗周於二十七歲在京師與劉永澄定交。在三十四歲那一年，與永澄會於杭州，「相與究求仁之旨，析主靜之說，辨修悟之異同」，三日不倦。²³明年，道過寶應，訪永澄，相與究養心之旨而別。可惜永澄於同年稍後便過世，那時永澄不過三十七歲。²⁴

至於高攀龍，他是東林的領袖之一，也是明代重要的理學家。萬曆四十年，宗周三十五歲，到京師赴任，道過無錫，謁見高攀龍，「相與講正，有問學三書，第一書論居方寸也，第二書論窮理也，第三書論儒釋異同與主敬之功也」。宗周「自此益反躬近裏，從事治心之功」。²⁵天啓二年，宗周四十五歲，時在京師任職，攀龍亦

²¹ 《明儒學案》，〈師說〉，頁七。

²² 《劉子全書》，卷四十，〈年譜上〉，頁十四上。

²³ 同上，頁十二下至十三上。

²⁴ 《明儒學案》，卷六十，頁六五九。

²⁵ 《劉子全書》，卷四十，〈年譜上〉，頁十三下至十四上。